

搭上前往北投的公車，一樣的置身於沙丁魚群中，已無法像往昔那般平靜地去眺望台北街頭，去浮覽衆生群像，——一幕「飛越杜鵑窩」的鏡頭陸續的浮躍出腦海，正還在思索著醫生、護士、病人、警衛之間的多角函數時，已是抵達北投八三一精神病院門口，換上白色醫師服，立即展開三個星期的「杜鵑窩」見習。

打開鐵門，步入病房，即有躁病 (manic) 病人趨步迎來，滔滔不絕的自我介紹著，那是一位剛由馬祖退役的年輕士官，寬鬆的衣服，配上一副黏著膠布的金邊眼鏡。滑稽的造型加上戲劇化的動作，酷似那些街角小丑，卻是三號病房的靈魂人物。終日在病房中高唱著中西熱門歌謠，直到嗓子嘶啞仍不罷休。(此種沒有節制的表現狂慾，即為躁病症狀之一，說他是搖滾樂歌手，不正合適嗎?) 四聲道響的前面，有一小伙子正在大跳 Hustle。此君子乃從美國送回的小華僑，自幼因為腦膜炎而引起器質性腦症 (Organic Brain Syndrome) 但仍操著一口流利的英文，天天要求護理人員播放同一張唱片，而獨自忙碌的扭動肢體，一曲結束後，還會要求鼓掌叫「ENCORE」，然後再更賣力扭擺著。(企求別人的讚賞，仍是杜鵑窩的真理!) 畫室裏有一埋首作畫的年輕人，正在揮動著五彩畫筆，勾畫著「靈魂出竅圖」，紊亂的螺紋中，點綴著四個人頭，還喃喃的自語著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……」，似乎在替那些罪惡的靈魂，作慈悲的超渡；也許是為這混亂的末法時期，祈求著新秩序的建立。(我佛慈悲，超渡的代價竟是如此殘酷的犧牲!) 有三人成行，勾肩搭背地終日於病房內來回的踱方步，還會衝著你，領首行禮後，露出一排潔白大牙，大笑一陣。(此即典型精神分裂的怪

杜鵑窩



丸菜

異行爲 (Bizzal Behavior)：不是吧！或許新。竹林三賢

正在譏笑著你們這群汲汲營營的庸俗市僧們，竟不知田園將蕪，而歸向南山，還在名利的枷鎖中打轉！(憂鬱症 (Depression) 患者，終日無精打采的躺在床上，呆滯的雙眼中滲淌著幾滴淚珠，對於周遭的事物，不聞不問；病人可以多日不進飲食，甚至常有輕生的念頭，是心有千千結？是所謂想來無方？或是正在參悟著公案而進入禪定；或許他們正提升入你我不能體會的生命層次。有二三子正在絞汁奕棋(當然病重者心服口服地輸給病輕者)。有彈吉他而歌者，有撞球、打乒乓球者，有三五成群，橫躺在草坪上，享受著和煦的陽光，互敘著各人的奇異世界(耶穌、有上帝、有諸葛亮、有火星……)是超越時空的大結合。) 整個病區，就像一幅和祥的今日「桃花源圖」，此種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」的日子，還頗能撩起常人無限的謬思！

幾天以後，熟悉了病人和環境，就開始嘗試作會談 (Interview) 這是精神病的治療和診斷要環，是需要經驗智識和高度的談話技巧，從會談中能去了解發病的原因及潛意識內的癥結。如有一年輕男病人，常以火星入、陰陽人自居，而表現

出種種超時空的妄想，多次會談結果，終於得知他自幼雙親失和，不喜歡父親而導致不願身為陽性，也不喜歡母親陰性的存在，因此就錯用了防禦機轉 (Defense mechanism) 而產生陰陽人的念頭，又因從小成績及各方面能力不如人，而有強烈自卑感，而有不當的反向作用 (Reaction Formation)，因此妄想成爲超人——火星入——而自我陶醉於此種虛幻的時空裏，經過多次的會談，他終能漸漸地認識自己，而不再胡言亂語。若是與鬱病之人會談，更是須有極大的耐性，因爲這種病人言語遲緩而不喜歡與人交談，常須費盡心思的去導引出他提得起興趣的話題，而才能漸漸找出事情癥結之所在。

在許許多多的個案中，發覺到除了器質性精神病外，幾乎大部份的病人，都是自幼即爲內向性格，而又生長在不和諧的環境中(以雙親離婚所佔比率最高)，往後達到一些較大的打擊或挫折，例如考試落榜，情場失意，職業問題……等，就無法適應，而嚴重自我遺責或猜疑歸罪於他人，漸漸地產生各種妄想而致精神錯亂及各種怪異行爲，終被迫離群索居，而加入杜鵑窩的一份子。

於見習的中段，爲了使病人不全然的與現實社會脫節，及培養他們將來重入社會的能力，決定挑選病況較穩定的病人到內雙溪郊遊烤肉。當天早上，病人、醫生、護士都換上便服(當然必須隨時掌握人數)在公車上有的病人會高歌，會大笑，會很興奮的跟陌生人交談著，惹得全車的人都投以異樣的眼光注視著我們這一群；在整個郊遊行程中，得有很多機會去教導他們，什麼樣的行爲尺度才是社會所贊同的，雖然病人並不能完全的接受，但是相信至少有更進一步認知社會的能力。

朝夕的生活在一起，漸漸的病人和醫生的距離必越來越靠近，在你面前，他哭泣，他歡笑，訴說著他一切的苦悶；部份病人更將你視爲最親密的朋友。在接近見習尾聲時，有些病人更會爲著你即將離去，而顯得情緒很不穩定。迄今，那幕病人自動地排成兩列，唱著「So Long my friend; 感念不已—Oh! So long my friend! ……………」